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人間尋常的浪漫

王鵬

海南的立秋，常常先立在日歷上。這裡的夏天綿長，太陽有耐心，暑氣也有耐心，仿佛只要椰樹還綠著，季節就不必急著轉身。上周才說「紅霞」剛走，「白海豚」又在遠處海面上盤旋，誰知沒過幾天，氣溫竟突然降了下來。連日的陰雨把天空洗得低而灰，夜裡不再需要把空調開到天亮，清晨醒來時，手臂甚至能覺出一點涼。此時秋意不靠落葉通報，它只是悄悄減去一層悶熱，讓人從皮膚上知道，盛夏已經走到了後半程。

天氣一涼，日子裡的事情卻忽然多了起來。家中有一點小小的變故，一些原以為早已安頓妥當的事，又像繞過許多年，重新回到了眼前。孩子也到了升學的關口，戶口、房子、錄取消息，一件挨著一件，看上去都不算驚天動地，真正辦起來卻沒有哪件可以馬虎。成年人所謂的生活，大抵就是如此。

愛人那時還在國外。我原先已經買好了機票，想瞞著她悄悄過去，等到見面

時再把這份思念變成一個驚喜。機票買下以後，我甚至在心裡排演過相見的情形：她也許會先愣一下，隨後埋怨我為何不早說；我則可以故作從容，仿佛這一趟遠行只是臨時起意。人到了中年，能用來制造浪漫的機會並不算多，所以一旦動了念頭，也難免把它想得周全，連一句開場白都預備妥當。

結果所有預備都沒有派上用場。七月三十日那天，她忽然改了行程，自己買票回來了。原本準備去給她驚喜的人，反倒在家裡接到了驚喜。她進門時並沒有什麼戲劇性的場面，不過是拖著行李，帶著一路奔波的疲憊，把鞋換下，把東西放好，屋子裡便立刻恢復了從前的聲息。那些我設想過的對白一句也沒有說，連久別重逢似乎都來不及細細體會，第二天我們便忙著去把戶口落到房子上，又一遍遍打開手機，等孩子的錄取通知。

七夕故事裡的相逢，總在銀河之上，隔著星光和鵲橋，因此顯得格外動人。我

們的相逢卻落在辦事窗口、證件材料和手機屏幕之間，既沒有月下盟誓，也沒有多少閒情。似乎躲在兩個人並肩核對一張表格的時候，藏在一個人保管證件、另一個人盯著辦理進度的時候，發生在錄取消息遲遲沒有出現，兩個人輪流刷新頁面的時候。浪漫並沒有消失，只是換上了日常的衣裳，不再發光，卻很耐穿。

更奇怪的是，她回來以後，我竟不再拉肚子了。此前幾日，我總以為是天氣、飲食或者忙亂所致，吃東西時小心，喝水也小心，身體卻仍舊不大安穩。她回家後，並沒有給我開什麼藥，也沒有做特別的調理，不過照常問我吃了沒有，提醒我別總坐在電腦前，夜裡把被子往我這邊拉一點，那點反覆的不適竟慢慢停了。我這才意識到，有些思念未必先被心承認，身體反而比人誠實。嘴上還在說自己忙得顧不上想念，腸胃卻早已替我說出了答案。

人與另一個人相處久了，大概會像兩種氣息在同一間屋子裡慢慢交融。她在

時，我未必時時覺得依賴，偶爾還嫌她管得多，嫌生活被安排得太細；她一離開，屋子看上去沒有變化，身體裡的秩序卻先亂了一點。等她重新坐回餐桌旁，熟悉的腳步聲在房間裡響起，那些失去節奏的地方也跟著安靜下來。愛情到了後來，未必總是一陣劇烈的心跳，它更像呼吸和睡眠，平常時幾乎覺察不到，一旦缺少，整個人便知道哪裡不對。

這也很像海南的立秋。秋並沒有真正到來，樹葉還是濃綠，午後的太陽依舊有盛夏的脾氣，可夜風已經換了一種溫度。季節從來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完成交接，感情也不是在某一個節日才被確認。它們都在日復一日的細微變化裡發生：空調少開了幾個鐘頭，窗外的雨聲聽來不再煩躁；一個人從遠方歸來，另一個人的胃口和睡眠也隨之安穩。

所謂彼此交融，大約就是你以為自己仍可獨自應付一切，身體卻已經把對方當成生活的一部分。

海南的秋天尚早，七夕也還在前面，她卻已經回來了。盛夏留下的潮熱沒有完全散去，日子裡的忙亂也不會一下子消失，但屋裡重新有了熟悉的聲音，身體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節奏。原來最深的愛情，未必需要等到節日才說出口；有時它只是一個人推門歸來，另一個人忽然不再生病，而窗外的風恰好涼了一點。

一城桂韻 滿庭秋香

鎮娟

「玫瑰香茉莉香，比不上江南的桂花香。」我的家鄉素有「香城」的美譽，這名號溫柔雅致，因滿城歲歲如約的桂香，顯得格外名副其實。

一過立秋，一縷暗香便悄然漫開，浸潤小城的條條街巷。桂香清淺雅致，不豔不俗、不喧不烈。深吸一口氣，清甜的花香沁入肺腑、溫潤心神，讓人不自覺放緩腳步，循著若有若無的暗香緩緩探尋。道路兩旁的桂樹亭亭玉立，枝葉舒展，翠綠的樹冠濃密繁茂。層層枝葉掩映間，無數細碎嫩黃的小花怯怯藏匿枝頭。它們身姿朴素小巧，卻醞釀出縹緲綿長的芬芳，悄悄拉開家鄉秋日的詩意序幕，為尋常街巷暈染出獨屬於香城的溫柔秋味。

天高雲淡的八月，桂花迎來盛大的花期。一夜秋風拂過，滿城桂樹次第綻蕊、遍灑清香。街頭巷尾、庭園廣場，處處桂影婆娑。金桂明豔璀璨，綴滿枝頭；銀桂素雅潔淨，溫婉動人；丹桂香氣醇厚，馥郁悠長；四季桂次第開合、余香不絕。各色桂樹各展風姿，不負秋光，層層金黃綴滿青枝，縷縷清香漫遍街巷，生動演繹出「有風香十裡，無風十裡香」的絕美秋境。桂香溫潤通透、清冽不膩，悄然撫平人間浮躁，讓步履匆匆的人行駐足停步，靜靜沉溺在滿城溫柔秋韻之中。

一花熏一城，一城滿花香。若想沉浸式飽覽桂香盛景，桂花鎮便是絕佳去處。這裡桂樹漫山遍野、郁郁蔥蔥，層層疊疊的綠意之間，簇簇繁花的綴滿枝頭。踏入園中，濃郁純粹又清新通透的香氣撲面而來，瞬間將人溫柔包裹。米粒大小的桂花剔透瑩潤，一簇簇從枝葉間探出身來，沐著暖陽靜靜舒展，默默吐納芬芳，溫柔動人，意蘊悠長。

宋代朱熹曾以詩詠桂：「亭亭岩下桂，歲晚獨芬芳。葉密千層綠，花開萬點黃。天香生淨想，雲影護仙妝。誰識王孫意，空吟招隱章。」寥寥筆墨，便將桂花繁茂的姿態、清雅的風骨與綿長的天香描摹得淋漓盡致。清風徐來，細碎花瓣輕輕搖曳、簌簌飄落，宛若漫天溫柔花雨，詩意盎然。晴日風暖之時，偶見游人輕搖花枝，落英紛飛、香隨風起，此刻方能真切體悟「桂子月中落，天香雲外飄」的悠遠意境，沉醉在秋光與桂香交織的溫柔裡。

賞遍山野爛漫桂景，若想探尋桂花千年的人文底蘊，觸摸家鄉獨有的秋韻文脈，便可拾階而上，走進落山公園的桂花博覽館。展館以桂花科普與桂文化為核心，依托圖文展板、專題影像、書畫楹聯、實物展品等多元形式，全方位梳理咸寧桂花的悠久淵源、品類特質、栽培技藝與特色加工文化。一樓聚焦桂花科普與傳統桂文化，系統普及桂花生長特性與千年栽培歷史，陳列諸多雅致的桂花主題書畫佳作；二樓深耕本土文脈，以木質展陳、電子交互等新穎形式，細數咸寧千年植桂、賞桂、用桂的歲月變遷，徐徐鋪展一方水土獨有的深厚桂韻文明。

人間秋正好，桂香不負人。行走秋日街巷，可輕折幾枝桂花，別於衣襟、簪於鬢發，攬一縷清秋入懷；亦可擷取數枝含苞花枝，歸家插瓶靜置，讓清甜幽香漫染全屋，日日相伴秋韻。閒坐窗前，煮一壺清茶，閱一卷閒書，任由馥郁桂香纏綿周身、縈繞案前。煙火尋常，歲月安然，一窗桂香、一清歡，便是秋日最溫柔的詩意光景。

「何須淺碧深紅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」我始終偏愛桂花這般色淡香濃、清雅高潔的品性。它不似牡丹雍容華貴、張揚奪目，不似群芳姹紫嫣紅、爭奇斗豔，亦不似寒梅孤高清冷、疏離人間。

它靜默生長、悄然盛放，不爭春豔、不逐秋華，於尋常煙火秋日裡，傾盡一腔芬芳，溫柔撫慰塵世煙火。

這份低調純粹、甘於默默奉獻的風骨，是桂花最動人的本色，更是我心中家鄉秋日最纏綿、最難忘的溫柔。

侗鄉中秋夜偷月亮菜

王繼瓊

侗寨的中秋，是從月亮爬上鼓樓簷角那一刻開始的。天一黑，寨子裡的話就變了。白天說的種菜收豆，入夜統統改成一箇字：偷。

外婆告訴我，八月十五這一夜，月宮裡的仙女要下凡一趟。她提著一把壺，壺裡裝的不是酒，是甘露；她從寨前的田埂上走過，走一路，灑一路。沾了甘露的瓜菜就不再只是瓜菜——老人吃了去病晦，孩子吃了好養活，未婚的姑娘吃了，據說就有人托著紅線找上門來。所以那一天，全寨的人都在等一件事發生：等著被人偷。

偷菜要等天黑透。姑娘們換上過節才穿的百褶裙，髻上插一根新打的銀簪，腰間是當年新織的花帶。出門前總要磨蹭半晌，母親也不催，只把火塘的火壓小，鍋裡添滿水，留著回來煮夜宵。

田埂上的露水很重，一腳下去，褲腳濕半截。月亮把稻田照成一片白晃晃的水，遠處偶爾亮起一柱手電的光，是先到的同伴在打招呼。她們踩著濕滑的田埂走，誰笑出了聲，立刻被人按住肩膀——偷東西是不能出大聲的，這是規矩。

但規矩也說：這一夜的偷，不叫偷。你可以進任何一塊菜園，拔一兩棵青菜，摘一把毛豆，看准了那只最大的南瓜抱起來就走。只是不許貪多：每塊地只取一兩樣，走的時候要在田埂上撒一小把米，或者放幾顆糖。那叫謝土地。老人說，土地一年辛苦到八月，你不能空著手白拿。

真正妙的，其實不是偷，而是被發現。總有某一畦菜地裡蹲著一個人影——那是提前埋伏的主人。他咳嗽一聲，光就照過來了。姑娘慌得蹲下去，竹籃扣在胸口，臉埋在豆角後面。主人卻不惱。他走過來，看清是誰家的女娃，笑一笑，轉身從自家地裡再薅一大把辣椒、兩兜豆角，硬塞進她的籃子裡："拿去拿去，多拿點。沾了月光的菜，吃了找好姻緣！"

那一瞬間，偷的與被偷的一起笑了。這是一年裡最不露怯的一次被抓。小伙子也偷，但他們有一條更嚴的規矩：偷來的菜不許帶回家，只能在野地裡架鍋煮掉。於是河灘上一字排開

好幾堆火，鐵鍋裡滾著南瓜、豆角、酸菜，有人還從家裡摸出一小塊臘肉。火光映著水面，歌聲從這堆傳到那堆。誰的名字被唱出來的時候，聲音裡帶著故意的顫。

姑娘們心裡卻都清楚，偷到一只並蒂的瓜，才算今年最好的兆頭。

我偷過一次月亮菜，那年十六。跟著寨子裡的姐姐們走到河壩，籃子裡先是兩根黃瓜、一把毛豆，最後在一處籬笆根下摸到一個圓滾滾的大南瓜。我抱起它的時候，手電的光正好打過來——是看菜的老庚爺爺。

我愣在那裡，抱著瓜像個抱不住秘密的人。他走近，眯眼看我一眼，笑了：「是你啊。」然後很自然地從我籃子裡把那顆最大的南瓜拎出來，換了一顆小的塞回去：「重得很，拿不動的。"我這才明白過來，他早認出我了。」那天的南瓜湯是在河灘上煮的。火光、水響、月色，姐姐們在唱歌，我坐在石頭上一句話也沒說。後來很多年裡我再沒吃到那麼甜的南瓜。

其實那天夜裡我什麼都沒偷到。真正甜的東西是被塞進籃子裡的。

後來寨子裡的年輕人一批一批走了。月餅從鎮上買回來，裝在鐵盒子裡，誰也不缺。火塘邊的年輕人稀了，河灘上的火堆也少了。八月十五照樣有月亮，也照樣有人在菜地裡走動，只是提籃子的大多是孩子的母親，或者祖母。她們還是一邊走一邊往田埂上撒一小把米，說是謝土地。

外婆說過一句話，我一直沒忘：八月十五的菜怎麼就那麼好吃呢——因為這一夜，誰都心甘情願地給別人。仙女到底有沒有下凡，沒有人見過。可年年都有人替她留著一條走過菜地的路，年年都有人假裝沒聽見籬笆響。所謂偷月亮菜，偷的其實是一個被允許的請求：向土地討一點收成，向鄉人討一點溫情，向那個還敢開口要好運的、年輕的自己，討一點羞赧的勇敢。

月亮升起來了。鼓樓簷角上，像掛著一把誰也沒喝完的甘露壺。

金'，貴得很，只有皇家畫院用得起。」可這棵銀古站在這裡，不花錢就給了我們滿樹的金子。

回到宿舍，桌上多了個橘子。室友友的便條寫著：「老家寄來的，你嘗嘗，今年頭一茬。」橘子皮還是青的，蒂部帶著兩片小葉子。掰開，香氣炸開來——那種酸甜的、凜冽的、讓人瞬間清醒的橘香，是秋天最濃烈的簽名。掰一瓣塞進嘴裡，汁水蹦出來，酸得眯眼，又甜得咧嘴。晚上刷朋友圈，看見老家的小表妹發了條動態：「秋天來了，知了不叫了。」配圖是她趴在窗台上數落葉。我笑，想起自己小時候也干過同樣的事，數著數著就忘了數到幾，重新數，又忘了。秋天就是這樣一個季節，讓你心甘情願地做一些無用的事。看雲，數葉，聞桂，剝橘——這些事情前不著村後不著店，卻讓日子變得蓬鬆柔軟。

睡前我又翻出那片梧桐葉。它在台燈下呈現出一種克制的美麗：褐是褐，黃是黃，界限分明，像是秋天用尺子量過。我用指尖輕輕描它的輪廓，突然想到——秋天從來不是「降臨」的，它是「滲透」的。像水滲進宣紙，一圈一圈暈開，等你發現時，整張紙都濕了。

窗外有蟲鳴，比夏天稀疏了許多，但更清脆，像調試過的琴弦。它們在唱最後一首歌了。我把窗戶推開一條縫，讓涼風鑽進來。風裡有泥土味、枯草味、遠處人家燒柴火的味——各種各樣的「秋味」混在一起，織成一張看不見的網，把我兜頭罩住。

原來不是「秋已來」，是我太遲鈍，終於察覺了它的存在。它早就在了，在每一片變黃的葉子背面，在每一個清晨變涼的水龍頭裡，在每一聲越來越短的蟬鳴中。它耐心地等著我，等我從夏日的余溫裡回過神來，回頭跟它說一句。

羅依衣

古代的小孩拿它串成手鏈玩」。我拈起一粒樂樹種子，黑亮亮，硬邦邦，比想象中沉。心想古代小孩的手，也曾這樣拈起過一粒吧。他們會不會像現在的小孩一樣，比賽誰撿得多？會不會偷偷藏一顆在枕頭下，做著關於秋天的夢？時光變了，秋天的遊戲卻沒變。

校園裡的樂樹最是張揚。它們的果實從綠變黃，再變紅，一串串掛在枝頭，遠看像誰把節日的小彩燈掛錯了季節。生物系的同學告訴我，樂樹的花期在夏末秋初，黃燦燦的小花落下來，鋪成地毯，踩上去軟綿綿的。"這叫'黃金雨'，"他說，"古人覺得不吉利，因為'樂'諧音'亂'。"我笑：古人多敏感啊，連花開得好都要擔憂——可這擔憂裡，藏著對生活的鄭重。

下課鈴響，我推開窗戶。撲面而來的風裡，有桂花香。那香氣濃得能切塊，甜得發齁，像是誰把蜂蜜罐打翻在空氣裡。桂花我是熟悉的，美術史課上講過——宋朝的《百花圖卷》裡就有，工筆細描，花瓣四裂，米粒大小，畫師得屏住呼吸才能勾出那一點黃。可畫出來終究不如真的。真的桂花香會勾魂，站在樹下久了，覺得自己整個人都甜起來，連呼吸都變成蜜色的。

食堂阿姨這兩天在煮桂花糖藕，甜香從廚房縫隙裡鑽出來，和桂花的味道打架，打得難解難分。打菜的時候阿姨多給了兩片：「秋天了，貼點秋膘。」我端著餐盤找座位，看見窗外的銀杏在陽光下亮晶晶的，像是披了金箔。金箔這個詞讓我想起同學說，古代畫家真的會用金粉調顏料畫銀杏葉——「叫做'泥

文藝副刊



海韻